

勾吴夜话

我为什么写《无锡的自豪指向》

| 陆永基 文 |

确立中国的文化自信,是个大题目,这个大题目要做好,各个地域的文化自信是不能少的。因为,中国整体的文化自信,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该是各个地域的文化自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锡在城市文化自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从历史文化专业的角度对“吴文化”“太湖文化”“运河文化”“江南文化”等等做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作出了很多出色的成绩。

但是,怎么样对无锡的历史文化现象作一个文学性的系统梳理和阐述,则是无锡作家该做的事情。因为,文学与历史文化专业性的研究有着不一样的功能,它更为平易,更为通俗易懂,也许更能获得广泛性的接受。

出于这样的动机,更出于对家乡的挚爱,加上无锡市文联与我有约,我就动笔写这篇文章了。

在这过程中,有个情况必须思考:“吴文化”“太湖文化”“运河文化”“江南文化”,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似乎和其他地方的重叠性和同质性比较强,不容易充分体现无锡的城市文化个性。事实上,无锡还有许多这些概念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很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些历史文化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譬如:伯渎港在中国古运河挖掘史上非同寻常的地位、中国书画双圣的养成之地、东林书院的清流风骨和重大影响、无锡国专的砥砺前行和非凡成就、惠山祠堂群的卓尔不群、完全靠自身力量所形成的以民族工商业兴起为标志的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样板、中国最杰出经济学家的荟萃之地、有着“一包三改”核心要义的“苏南模式”等等,也包括灵山大佛的成功给人的震撼和启迪、人均GDP全国第一的传统老工业城市能成为全球森林城市 and 最佳宜居城市等等。

更让人惊叹的是无锡这块土地上孕育出的一些文化人物:顾恺之、王羲之、倪雲林、李绅、徐霞客、顾宪成、高攀龙、阿炳、陈翰笙、孙冶方、钱钟书、钱松品、华君武等等,这些人物两个共同点:一、清操独秉;二、兀然奇峰。“清操独秉”和“兀然奇峰”之间是有着内在关联性的,没有独秉的清操就不可能成为兀然奇峰,最多只能成为现在时行说法的“高原之高峰”,而不可能成为“奇峰”。他们所创造的成就,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甚至是有着至高性的。尤其是,无锡历来行政建制很低,人文资源由于得不到倾斜,也并不丰沛。和其他一些习惯性、共识性的所谓“艺文繁盛”的城市相比,他们这些城市可能有群芳盛开繁星闪耀的景观,但就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和成就而言,很多人物和无锡的人物相比,似乎还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这就显现了无锡在地域性格和人文个性上的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

这里我想特别说一说阿炳。前一段时间,网上总是流行陆文夫先生的一段言论,主要有两点:一、说阿炳是个“赤脚地皮光”;二、说阿炳的《二泉映月》是从青楼淫曲的“知心客”脱胎而来。这言论透露出了

两个信息:一,阿炳不仅穷困潦倒而且品行不好;二、《二泉映月》是有借鉴的,来源还很不堪。作为无锡人,对这个言论,虽然有点不快,但也促使我对阿炳的实际处境作了思考。大家知道,阿炳天分很高,多才多艺,年轻时也相貌俊然。如果他身处一个所谓的“艺文繁盛”之地,以他的资质完全可以长袖善舞,如鱼得水,即便有一些不良嗜好,实际的处境不会差于同样有着很多不良嗜好的余叔岩这样的人物。然而,他生长在了无锡,于是,他就只能困厄了,只能凄惨了,因为无锡没有很润泽的艺文土壤来养育一般意义上所谓“群芳”所谓“繁星”。你真要坚持作为,那就必须筚路蓝缕,必须独力孤行,必须惨淡经营,即使成功了,其整个过程也是带着一点悲壮感的。然而,恰恰这样,文化人、艺术家生长在无锡这块土地上,却也往往能够避免所谓“艺文繁盛之地”常有的那种时尚、平庸和文化、艺术意识的趋同。这种成功必定有着独特的光华,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意义和境界意义。正所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与成也”。至于《二泉映月》脱胎于青楼淫曲的说法,即使是真的,那又何妨? 因为,翻遍古今中外所有的音乐典籍,很难找到有哪一位音乐家能够将青楼淫曲转化成那么令人震撼而又美妙神圣的灵魂之声。这绝对是一个旷古未有的经典性独例,具有难以穷极的认识价值。因而,不应该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阿炳这样一个天才的有着悲壮人生遭际的伟大的艺术家。再全面观照无锡许多的历史文化现象,尽管领域不同,格局不同,形式不同,但如果将其人格化,就能发现,也往往有着与阿炳成功相类似的处境和遭际。

这样,我就试图从“地域性格”和“人文个性”这些带有“基因本源”性质的视角来梳理和阐述无锡的这些历史文化现象。

文章的草稿在无锡市文联的公众号以系列文章形式试发后,不仅引起了无锡本地人较为热烈的反响,北京的中央单位和外地许多各个界域的很有影响力的人士也纷纷关注,主动性地加以勉励和点评。中央媒体的高级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华东地区主编沈建华先生还专门将这些点评综述成文,在《人民作家》平台发表,并网络链接了这篇系列文章的全文。我尊敬的文学界朋友高洪波、陈世旭、赵本夫、刘兆林等更是专门撰文予以鼓励。我知道,这并非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无锡创造的许多卓绝辉煌的历史文化成就以及无锡特有的地域性格和人文个性赢得了他们由衷的赞赏和敬重。

在无锡文化研究会和无锡市文联联合举办的《无锡的自豪指向》座谈会上,许多无锡的历史文化专家参与了讨论。他们除了勉励之外,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的最大意义,就是可以引起对无锡的历史文化进行更加深入,更具有专业价值的探讨和研究。这个,正是我所非常期盼和乐见的。

片羽

蚕豆记

| 冯凌 文 |

2022年这个春季,莫名就喜欢上了蚕豆。

我知道很多人爱吃新鲜上市的青蚕豆。以前酒桌上,就遇到过两个小美女专心致志地对付着蚕豆清炒蒜苗,说这是她们的最爱。往往春节刚过,超市里10多元一斤的尝鲜价也总有人买,一般还是衣着朴素的老头老太。

可那从来就不是我的菜,且是我从小就不喜欢的东西。记得那时候的无锡城,走出解放环路不远就有零星菜地。农历二三月里,奶奶牵着我的小手,从东门绿塔路到槐古桥街道办开会,一路走一路认各种花:这一丛深红粉嫩的月季花,那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这个么是“蚕豆花开黑良心”。什么叫黑良心? ……哦,那就是很坏很坏的意思啦,所以蚕豆也不是啥好东西。

那时候,祖母好像是爱吃蚕豆的吧,还有叔叔和姑姑都喜欢。爷爷爱吃吗? 真的不记得了,他总是默默的,不抽烟不喝酒,有什么好的都先尽着我们,所以实在记不清他到底有哪些爱好了。早早上市的蚕豆据说是外地产的,被称作“客豆”,奶奶说不好吃;必定要等到本地地产的大量上市了,才是又糯又鲜的大阪豆。嫩的炒着吃,老的就剥豆瓣晒干了,留着夏天烧咸菜豆瓣汤吃。

一篮子深绿的豆荚,剥出来满满的一碗嫩绿。虽然奶奶常常让我帮着淘米拣菜挑绿豆,也常常让我一起剥毛豆子,却从来不让剥蚕豆,因为太脏,剥完蚕豆的手总是黑黑的,洗不干净。

起油锅炒蚕豆放葱花,一碗碧绿生青的蚕豆端上饭桌,总是会让全家那天吃得特别开心。一开始奶奶还会关照我不要多吃了,说小孩子家吃多了不消化。可不知为什么,我那时候就只喜欢咸菜爆爆毛豆子。蚕豆既然从开花起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又那么大颗那么青紫气的,我是一点都不喜欢。咸菜豆瓣汤,我也是只喝汤,不吃豆瓣。

这样过了好多年。其间爷爷走了,奶奶走了;我成年,结婚,到了婆婆家。偶尔吃蚕豆时也会挑

几颗,吐皮。婆婆说:“这么嫩的豆子,你还要吐皮啊?”可我吃蚕豆一向就是这样的呀。

后来为老公、为儿子做菜,他们好像也不太喜欢蚕豆,而是像我一样更喜欢夏天的毛豆。于是,蚕豆就成了我们家的稀客,每年偶尔买上一两回,算是给它在我家饭桌上报个到。

2022年的春节,家人一起饭店里团聚。满桌的鸡鸭鱼肉海鲜里,一碟蚕豆清清爽爽,反觉得味道不错。想想天气,今年南方的新品也还没上市吧,那就是去年存下的冻品?

三月起因为居家上班,一日三餐都要家里做饭,春天好像变得特别悠长。看着早樱谢了晚樱落了,马兰老了荠菜不见了,超市里嫩嫩的冬笋变成了春笋又变成了长长的竹筒笋。每日里买菜做饭,总得多变着品种花样才对得起春天里各色美味的菜蔬啊。四月里,绿菜突然变得珍贵起来,网上也纷纷推介起如何保存蔬果。包菜白菜胡萝卜这些其实也放不了多久,于是不由想起蚕豆来。

超市里买来大袋的豆荚,剥豆,清洗,一半现炒:少油,少盐,少糖,葱花可以多点。清清淡淡的,酥酥嫩嫩的,依然是满满的青紫气,如今吃来却是珍贵的春天的味道。还是会习惯性地要吐皮,却又想起什么,赶紧改正,和着豆瓣一起咽下——都是营养,而且更有营养哦。

剩下的一半开水焯一下,扔冰箱里冷冻。啥时候需要再拿出来吧,但愿和新鲜的一样好。

只是看着洗了又洗的手,右手拇指和食指的指纹里却依然嵌着一时洗不掉的黑。依稀想起当年奶奶的手指也是这样,而且比我现在更粗糙。那双手曾经常常牵着我,给我做饭穿衣,洗脸洗手,挠痒痒是最好。

——“蚕豆花开黑良心。”

——“奶奶,我不会做黑良心的! 我要一直做红良心。”

嗯,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个不爱吃蚕豆的小姑娘变成了喜欢吃蚕豆的老阿姨啦,可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呢……



春之声

摄影 李玉祥